

惠渠泽三秦 禹功昭百代

原 平 文 野

纪念我国著名的
水利科学家
李仪祉先生逝
世四十八周年

莱比锡博物馆有新发明、新技术展出，他从不放过，还一一作了笔记。同学们都叫他“李圣人”。

一九一一年，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风云激荡，李仪祉断然辞去了柏林东方学院要他讲课的聘请，立即回国投身革命。然而当时的政局使他失望了，两年后他便再次赴德求学。当他在西欧参观，看到德、法、荷等国水利发达，国民经济受益很大，便毅然决定改习水利……

一九一五年，李仪祉在德国完成学业回国在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担任教授，七年在讲坛呕心沥血，为祖国培养了第一批水利技术骨干。

一九二二年，李仪祉回陕任水利局长，领导兴修水利。他赶忙请来几位河海工程学校的毕业生，协助自己一块去测量泾河。他们风里来，雨里去，不辞劳苦，跋山涉水，奋战在泾河上下。李仪祉曾几次失足落水，但他全然不顾，依然高唱秦腔，带头奔走。

但是，当局并无意为人民兴利除害，原来答应给的五十万元水利拨款，只拿出两万元，李仪祉洒了整整三年血汗才制成的测绘图，也被束之高阁，无人问津了。

眼巴巴望着泾河渭水，白白东流而去，农民却受着旱灾的折磨，李仪祉痛苦极了，便一个人跑到北平、南京、上海等地，奔走呼号，寻求支持。但在那个社会，军阀政客只顾争夺地盘，升官发财，有谁理会他呢？结果到处碰壁，空手而归。一九二七年，李仪祉怅然离陕东去。但他一刻也没有忘记苦难深重的故乡人民。翌年五月，他在信中说：“弟自十一年（1922年）回陕，乡人之期望愈切，弟心神之苦痛愈甚。”

“陕西父母之邦，弟何爱于涂山（代指南方）遂忘泾渭！？当局果有兴工之决心，聚集可靠之经费，弟亦不再愿为局长，奋楫径施，弟即奋然归矣！”

一九二九年前后，陕西遭受三年大旱，赤地千里，饿殍盈路。次年冬，杨虎城将军兼任陕西省主席。为抗灾救民，他聘请李仪祉回陕任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，并在财政困难情况下，专为兴修水利拨款四十万元……

引泾水利工程开工了！



(三)

李仪祉脸上浮起了笑容，他又高唱秦腔，和同伴们奔走在渭北的原野上。……这一年腊月二十三，按照风俗，是祭灶王爷的日子，乡亲们纷纷停止劳作，准备过年。但是，李仪祉他们却冒着凛冽的寒风，披着漫天飞雪在野地里测渠定线。有的农民感动地说：“今日灶王爷都上天回宫哩，你们还不歇息，真是难得啊！”

李仪祉采取“以工代赈”的方法，既解决了灾民的口粮问题，又动员了足够的劳力。群众早盼渠成，日夜奋战。一九三二年六月，第一期工程竣工，命名为“泾惠渠”。二十日举行放水典礼时，当地百姓扶老携幼，观者如堵。李仪祉父亲发起和创办的西安易俗社，特地赶来公演新编秦腔《泾惠渠》助兴。当滔滔的流水，顺渠奔泻而下时，人们追逐水头，欢呼雀跃；有的人手捧渠水，激动得流下了热泪；有的连声感叹：过去闹旱灾，给龙王再磕头烧香，也不顶事，李仪祉才是咱们的活龙王！

二年后，泾惠渠工程全部完成，共可浇渭北耕地六十多万亩，礼泉、泾阳、三原、高陵、临潼五个县粮棉产量成倍增长了。

泾惠渠的成功，坚定了他兴修洛惠渠的信心。他亲自派傅健、陈靖两位技士到洛河进行实地测绘，并再次呈书杨虎城将军说：“泾惠渠由公手而成，亦复有意再成洛惠乎？”并委托陈靖持信面请。杨将军点头同意，当即在一九三四年初动工。后因战乱，材料缺乏，洛惠渠直到一九四七年才基本竣工。因它是在古代龙首渠的遗址上修建的，故将淤头的提水坝定名为“龙首坝”。还在凌空飞架的曲里渡槽上题写了四个大字：

大旱何须望云至，自有长虹带雨来。

就在兴修洛惠渠的当日，李仪祉又派人测量了关中第一大河——渭河，并在眉县余家堡筑坝引水。一九三七年渠成，名曰“渭惠渠”。与另一工程梅惠渠同时放水，共可浇地八十余万亩。

在修建关中三大水利工程期间，李仪祉日夜奔忙，常常废寝忘食。有一次他急冲冲赶回家时，对夫人说：“快！随便弄点吃的，要赶上上工地哩！”夫人赶忙把饭菜做好摆到桌上，可过了半晌，却不见动静。原来李仪祉正目不转睛地看着图纸，早把吃饭给忘了。夫人埋怨说：“看你忙成啥了，爱成啥了，连饭都顾不上吃！”

李仪祉却风趣地说：“就是爱吃，咱们没有女儿，泾、洛、渭三惠渠就是咱三个女儿，我一天不看看，就想她们呀！”

(四)

一九三五年九月，黄河水利委员会成立，李仪祉担任该会委员兼总工程师，领导堵口工程并筹划黄河的治理等工作。他还兼任陕西省水利局长，负责关中各大渠的施工，繁重的工作压在他的身上。白天，他经常冒着酷热和風沙，巡视修堤工地，亲临现场指导检查，发现问题，及时解决；晚上，还要挑灯夜读，撰写文稿。请看下面两则日记：

“（四月）二十六日，晴。草《免除豫冀鲁黄河以北水患议》成。王秀文包工二十公里二十二万余方，而能力不足，管理不得法。令赵段长责令王分包于他人，并令范秀山助王秀文整顿。赵、范今日赴工。《郛城县志》寄来。有勤务受工头贿十元，追还其贿，逐之。”

“（五月）十一日，早七时出发，九时至河。渡河到贾台，一时完毕验收手续。二时渡河至东坝头，乘汽车归。遇大风，沙尘蔽日，至夜不息。至开封已七时。”

这是多么可贵的工作态度和献身精神呵！

李先生还博采古今中外治河的经验，结合数千里的实地考察，写出四十多篇论文，提出许多独到的治黄见解。象他的上、中、下游并重，防洪、航运、灌溉、水电兼顾的主张，至今还有极大的指导意义。

尽管李仪祉耿介廉直，是一位才华卓越，志向恢弘的科学家，可身处那个社会，仍然难免受到排斥和打击。当时，官僚政客都把河务“衙门”视作“肥缺”，为中饱私囊，千方百计往进钻。一九三五年初，南京政府把大财阀孔祥熙的亲信孔祥楷塞进黄河水利委员会。这个家伙，一手抓权，一手抓钱，对李仪祉事事扯肘，满脑子迷信，凡事要靠“扶乩”决定，名为副委员长，实是治河的“绊脚石”。

“薰莸不可共器”。试想，一个科学治水的正派人物，怎能与这种龌龊邪佞之徒共事？因此，李仪祉多次固请离开“黄委会”，终于当年十月拂袖而去。当有人问他为什么要离开时，他幽默地回答：“以孔理财，以孔治水，财水都由孔流出去了！”还有人问：“你放着黄委会八百元工资不要，却看上一个一百元的省水利局长，图个啥呀？”李仪祉坦然一笑：“人要做大事，不要想做大官；凡事讲求个实际，不要务虚名嘛！”

一九三八年三月八日，李仪祉终因积劳成疾，与世长辞。这位中国水工学界的领袖，一代杰出的科学家，只活了五十七岁！

三月十五日，灌区五千多群众不约而同至，大渠两岸泪雨纷纷，哭声动地。人们把李仪祉先生的遗体安放在泾惠渠两仪闸旁的高原上——这里是李先生兴修水利的起点，也是三秦人民世代寄托自己黄土地一般深厚怀念的地方。

李仪祉先生不朽！

一切为人类造福的人不朽！

注：今年三月八日，是李仪祉先生逝世四十八周年。

插图：罗宁 周 木



中国水工学界领袖李仪祉先生的逝世，是国家的不幸，特别在科学落后的西北，真如天陨巨星，是不可挽回的损失。

李先生在陕西经营的八惠渠，利及万民，功在百代，而若黄，若淮，若长江，若河北诸水，先生皆有计划，而为世所宗。今虽逝世，其人格与事业，业已不朽！……

摘自《大公报》一九三八年三月九日
李先生二十三年间不变其求学宗旨，始终埋头于治水事业，其毅力之伟大，迥非常人所得比拟其万一。……值此抗战时期，……假使人人有此精神，人人有此毅力，人人有此态度，则天下有何难事哉！……

摘自《申报》一九三八年三月十日
(一)

一八八二年二月二十日，李仪祉出生在陕西省蒲城县东北马湖镇附近的富原村。他原名协，字宜之，后更名仪祉。祖上穷苦，祖父靠推车卖盐，用血汗挣钱供他的伯父和父亲念书。父亲李桐轩，爱好文学，擅长编剧；伯父李仲特精于运算，在数学上造诣颇深。两人均有著述行世，并且思想进步，都积极投身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活动，率先参加同盟会，任过要职。这样一个有革命思想和文化教养的家庭，对他的成长产生过很大的影响。

一八七七年，陕西连续三年大旱，六料无收，到处是墨面蒿菜的凋蔽景象。李仪祉在孩提时代，就看见过灾荒的伤痕，还听过父亲多次给他念本县人冯汝骥描写荒年的诗句：

“尘埃埋釜甑，烟火断乡村。四境无鸡犬，千门绝子孙……剥却死人肉，用疗生者饥。郊原骸骨满，庐舍主人稀……”。他所在的村庄，处在蒲城县东北的龙山脚下，这里有句民谣：“龙山马湖，渴死寡妇。”打井深三五丈，不见水旺。村中的两眼井，只是窖贮雨水用的。一年天旱，村里一位老妇，费尽气力，从二三十丈深的河沟爬上爬下，才从洛河里打上上来一罐水。却被一个弄璋过客一口气喝得精光，老妇一气，翻身便跳河自尽了。村民们捞尸报官，前来验尸的县官居然要茶点招待。这个悲惨的故事，曾深深印在李仪祉幼小的心灵里。

有一年种麦时天旱，庄稼人急得不得了，一天晚上，月光下面，四个孩子头戴榆叶帽，敲打着铜脸盆，手晃着苇子边跳边唱——呵！原来这是李仪祉和他的伙伴们，正在向神明祈雨呢。

这一年，他才十岁。

可是，老天还是滴水未下。

(二)
在少年时代，李仪祉不喜八股，三次都未考中秀才。但在伯父指导下，刻苦学习数、理、化，学业大进。一八九八年，戊戌变法始，府试中提倡新学，在其他考生把《秦始皇拿破仑》的题目，当成“秦始皇拿了个破车轮子”的时候，仪祉却以“少年识算，气度大雅”而名列榜首，并被荐入泾阳崇实书院深造三年。后因书院旧习未脱，他便毅然退学。一九零四年李仪祉考入北京京师大学。为了走科学救国之路，他发奋攻读，一连四五年没有回家看望过双亲及妻子。他不但学好了必修课，考试名列前茅，还潜心外文，翻译了一本《平面几何》。

一九零九年六月二十四日，一艘去欧洲的轮船鸣笛起碇，驶离了上海港，他怀着救国富民的理想，远涉重洋，赴德国留学了。在德国，李仪祉身处污泥而不染，勤奋好学，刻苦用功；生活上淡泊清平，一尘不染；酒吧、妓院从不涉足；他常到的地方，不是图书馆，便是绘图室。每当